

## 写作,首先是自身的需要

□刘玉栋(作家)

近二十年前,《当代小说》杂志要发表我的一组小说,让我写一个创作谈。我就写了一篇《我为什么写作》,那篇文章从我一位朋友的突然消失,写到电子媒体的发展对写作的影响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写作首先是自身的需要。多年后我再读这篇创作谈,我发现我的想法和理念变化不大。

对世界的好奇之心依然是我写作的驱动力之一,尽管这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是的,多年之前,就有人提出“地球村”这个概念。随着手机、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,地球确实变成了一个村庄。我们可以随时掏出手机来跟远在地球另一面的朋友取得联系;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故事,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世界……通讯和科学的发展,让地球不再神秘。但这些都是从宏观上讲的。作为一个作家,更应该关注的是微观世界,把一种微观之美极大地呈现出来,是一个作家努力的方向。

当然,还有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,一个作家为之奋斗终生,恐怕也难搞明白,这个世界就是人的内心世界。“一叶一菩提”,一人一世界,对人性的复杂和丰富的深入发掘,对一个作家来说,永远充满着吸引力。

同时,对美的感受和发现也是写作的魅力所在。

人类进入太空后,才发现了我们所生存的这颗星球之美,这颗蔚

蓝色的星球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和激情。在这颗星球上,万物有灵且美,据说,那些大科学家把事物研究到最细微时,无不被它们的精致之美所折服,赞叹造物主的神奇伟大。实际上,文学也是如此,在呈现万物之美的同时,还要发掘美的灵魂,所以,文学是人最基本的审美和情感的需要,它是通过语言来实现这种需要的。

乔伊斯的长篇小说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中的主人公中学生斯蒂芬,内心在受到教会学校和父母的教条的压抑时,独自一人来到大海边,当他看到一个穿比基尼泳装的美丽少女站在海水中,他惊呆了,他发现这个少女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海鸟,这里没有欲望,有的只是一种对美和自由的渴望,瞬间,他内心涌起了快乐、力量和期待。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所在,它可以让心灵、让青春、让生命变得完美起来。

还有,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是一个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写作离不开现实生活,这几乎成为一个共识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生活,同样,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。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,现实是多么丰富多彩。我始终认为,我们正处在一个纷乱而复杂的伟大的变革时代,传统的文化、观念和价值受到猛烈的冲击,新鲜的事物层出不穷,物质的诱惑和科技信息的发展让人眼花

缭乱,人心如同坐过山车似的,伴随着大呼小叫,“早搏”“心颤”还算得了什么呢?可以说,在这样一个时代,人性和情感的复杂得到了极大呈现。现实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土壤。所以,在一些报道中看到,有许多国外的作家,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中国同行的羡慕。

如今,我依然认为,我的写作首先是个人的需要,是个人情感的需要。我曾经说过,我是偶然闯入文学这片领域的,也许在写作的最初几年,我头脑中还有一些摆脱在工厂里三班倒的现实功利,可是后来我发现,文学对我越来越重要。读书和写作,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曾经跟一位作家朋友聊天,他说是文学救了他,在他青春期的时候,整天跟在街上一帮小痞子身后打架斗殴,脑袋里全是邪恶的念头,后来迷恋上了文学,猛地发觉那是一段充满了耻辱的生活。我不能说文学救了我,但是,文学确实让我的心灵变得柔软、坚韧、丰富且富有弹性。

在我多年前那篇《我为什么写作》的创作谈中,我写到一位朋友的失踪,这给我带来了迷茫、困惑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可把握。多年之后,我的这位朋友依然没有回来,今天,我更愿意从事情的美好的一面去理解。生活中本来就充满着诸多的可能性和偶然性,也许,这正是文学能够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。

## 我为什么写作

命题嘉宾:  
叶永烈(著名作家)

## 言传身教,方得启蒙

□杜新萍(教师)

一九九五年,我被分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三年级语文。年少懵懂的我,努力扮演着老师的角色,更多的时候,我是孩子们的大姐姐和朋友。几个月后,语文成绩上去了,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:大多数孩子都不会写作文。我凭着满腔热情给孩子们讲解,要求他们每天写日记。一个学期下来,大多数学生的作文水平还是变化不大。有一个女生让我印象最深。她很聪明,成绩也不错,但是十分调皮,尤其不愿写作文,每有作文作业都是抄袭。至于日记,就没见她写过。

鼓励过,批评过,还专门带给她几本《小学生作文选》,妄图让她读多了自然会写作。也没用。她的作文永远没有进步。

怎样才能激发她写作的积极性?有一次她喜欢上同学的新钢笔。为了增加她的写作动力,我趁机说:“只要考试时你能完成作文,我就送你一支新钢笔。”结果令人气馁,那次考试她的作文照样是空白。

他们上五年级的时候,我开始新尝试:在要求学生写日记的同时,我自己也写。每天课余,把我写的东西念一念。我的日记,内容大多是班里的事情,也有少数家庭趣事。每天念给他们听,就是想让不会写作的孩子们明白,日记怎么写。

念了几个月,大多数孩子都拿起笔了。我又开始尝试投稿。当我终于在班上拿着刊物念自己发表的文章时,全班孩子都沸腾了。应接不暇各种各样的提问中,那个女生低声说:“老师,你写作文就跟说话一样。”写作就是用笔写出心里的话。一个总不开窍的小孩就这样启蒙了。

之后班里的作文课,活跃度大增。很多孩子主动问我,什么叫主题,怎样分清主次。而时至今日,我仍然记得,那个作文总是抄袭的女孩,写的第一篇日记叫《打场》,流水账似的记录了她家打麦场的过程。拖沓啰嗦,错字连篇。但是,那是她写作史上质的飞跃。

六年级毕业时,大多数孩子的作文水平虽然还不算很高,但已经达到正确表达流利写作的水平了。

几年前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喊老师,认出她来,她已成了一名公务员,市委一支笔。她开心地告诉我:同学谁谁谁发了什么文章。神态自信,用词简练。我笑嘻嘻地听着。真的,我很自豪,我的学生一级一级地走上文学路。可是,我更自豪,虽然只是一名小学老师,我已教会我所有学生写作的基础知识和真谛。当然,最初写作的时候,我绝不会想到,身教远胜于言传,我身体力行从事写作的行为,远比奖励更能让学生体会到写作的乐趣和魅力。

粉笔为犁,黑板为田,在语文课堂这片沃土上耕耘了二十一个春秋,可是我始终不敢谈经验二字。我只是以身作则,在写作这条路上,先做个表率,令学生因感兴趣而开窍,自愿主动地靠近文学、爱上文学,并最终走上写作道路。这是我写作的初心和最大收获。

鲜活的个体在里面起舞演绎。司马迁在写作里隐忍苟活,隐于粪土而不辞,凛然大义,铮铮铁骨穿透时空!苏轼,在写作里超脱人生……在写作里他们成仁成义,旷古永恒!

是写作,支持、完整了他们的生命,也延续了他们的生命……

所以我也写。



## 写作,情感站立之地

□杜中涛(水利工人)

我喜欢写,虽从未发表。  
受父亲的熏陶。

“小杜老师儿”,是我父亲,黑亮的瞳,矮个子,故朋友同事都这样叫他。那时十里八乡教学的少。他受人尊敬!

父亲书多,没书柜,地上、窗台挤满了书。书阻挡了木格子窗棂的光进来,让窗子透不过气。起初父亲不让我翻他的书;不懂,翻也白翻,甚至弄坏。我不管不怕也不懈地找、看:草纸的鞋饰画、简笔素描草药图、彩色插页的红军过草地……更多是文学性极强的《阿Q正传》、《沙田水秀》、《现代文学》,再后来《古代文学》,连“文

革”时期的样板作文《给鸡打针》都看得津津有味……

是书引导了我写。

写作,是情感的宣泄,是灵魂的起舞,是生命的鲜活!

一汪水、一片山、一枚红叶、一段往事……有所触动,由感而写,注入哀乐悲喜!

其歌也有思,其哭也有怀。阿Q,是鲁迅的哭,宝玉的泪是曹雪芹的伤……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、苏轼《赤壁赋》、柳宗元《永州八记》,篇篇写得真性情真胸臆!

人,是情感的众生,在至难极乐之时,需要情感的站立之地。写,即为情感站立之地。有了它,

##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“无”

□常芳(作家)

到济南的外地游客,看风景,大概选择的都是趵突泉、大明湖、千佛山三大名胜。寻幽访古,一般都会选择百花洲、曲水亭一带的明府城,以及代表商埠文化的普利街、大观园。而外地的文朋诗友来访,我却喜欢带他们去另一个地方:英雄山。

英雄山是济南独特的风景。除了可以“不忘初心”,凭吊纪念碑南侧烈士墓园里长眠的英雄们,还有两个地方可以算是全国之最,一是山南侧广场的歌舞“比赛”,一是山北侧广场的“辩论大赛”。说是赛,其实不准确,准确的说法应该是“汇演”。因为这些歌舞和辩论都是市民自发的行为,没有组织,没有领导,没有功利,因之成为了这座城市里一道特别的人文风景。

我在《一日三餐》《拐个弯就到》《左青龙右白虎》等多篇小说中写到英雄山的歌舞,无论小说里的主人公,在现实生活中面临什么样的问题,他们都会坦然面对,不回避,不逃避。英雄山的歌舞与其他城市的社区广场文化,看似没什么两样,却又实实在在地区别于那些喧嚣的广场舞。歌舞一般

在广场的树林中,有老人,有青年,有退休干部,有下岗工人,也有外来务工者。有附近的居民,也有从北城或西城专门赶来的票友。五个一群,十个一伙,简单的乐器音响,随便一点空间,想唱就唱,想跳就跳,忘情恣肆。各团体之间的音乐也似乎没有干扰,但是围观者看来,确是壮观。置身于这样忘我的情景中,你便无法不被他们感染,不去学着放下一切融入他们。

“辩论大赛”在英雄山北门广场,除了雨雪等极端天气,一年四季,每天如此。小圈子几个人,大圈子十几个人。有时相近的几个小圈子又会因为一个共同关心的辩论话题,融合为一个大大圈子。辩论的内容也不一,天上地下,古今中外,国际国内,文化经济,无所不包。一个圈子,一个主讲,其他人或随声附和,或提出相左的观点。有时候声音激越,辩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,声音一浪高过一浪,用济南话说,似乎要“搓”起来(打架)。但有趣的是,激越的争辩又会在瞬间平息,大家心平气和地进入了下一个话题。

有人或许不解,认为这些参加辩

论的“闲人”都是吃饱了撑的。也有人担心,这样的辩论是否会扰乱社会秩序。但是,“真理越辩越明”,在他们相互补充的辩论中,激浊扬清,有些看似道听途说的新闻,竟也会在此显露出些本来面目。

我认真听过他们的一次辩论。开始的话题是社会话题,精彩的辨析获得阵阵喝彩。话题一转,又转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大陆架石油争端问题。主辩人激情荡漾,在人群围住的圈子里来回踱着步子,一只手用力地在树荫里挥动着,似乎是“隔空”在与日本政府对话,说日本人如果敢说海底那些石油是他们的,那么他们就应该说清楚,太平洋里流动的那些海水,到底是属于哪个国家的。

沧海一声笑,滔滔两岸潮。每一个时代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都有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,我们今天认为那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,当时的孔子却一再慨叹“礼崩乐坏”“予欲无言”。十九世纪也可以说是欧美国家集聚财富、称霸世界的黄金时代,法国作家雨

果的经典长篇小说干脆就叫《悲惨世界》,而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更是直接命名《艰难时世》。即使如煌煌大唐盛世,四海朝贡天下归一,李白在诗歌中也是牢骚满腹,“大道如青天,我独不得出”。代表了西方文化的《圣经》中,使徒保罗在他的十三封书信里,一再告诫各地的信徒们,“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,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”。既然用“弯曲悖谬”形容一个时代,其存在的问题之多,亦可想而知。所以,勇敢地面对并写下时代的艰难,这应该是一个作家责无旁贷的使命。

生命中有些东西是具体的,是不能承受之重,我们却可以去应对。有些东西是不能承受之轻,我们也可以倾诉。但是,当我们生命中一些美好的事物渐渐消失,变成我们不能承受之“无”时,却会让我们倍觉无能为力。而英雄山广场上那些歌舞的人,辩论的人,他们传递出人生的积极与豁达,责任与担当,情怀与美意,在某种意义上,也许,恰恰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。